

吴岸著

生命存档



砂撈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生命存档

吴 岸著

犀鸟丛书之四十一

生命存档

作者：吴岸

出版：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

印刷：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版次：199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RM 15.0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残损的微笑

——马来西亚诗人吴岸印象

李辉

吴岸有一副漂亮的胡须，中国的诗人们都笑称他“胡志明伯伯”。在春天的惠州，细雨微风中，我常常中距离地观望他和他的胡须。本来性情温文尔雅的他，花白的长须更添一种诗人的飘逸。人多的场合他并不健谈，总是用他平和而深邃的目光注视别人，时而一笑，也是文雅的，远不是别的诗人那种洒脱而尽兴的开怀大笑。

然而，与他谈话，却是一件温馨的事情。他的语调总是平稳的，没有高亢，没有明显的跌宕起伏，更不想有意识地去感染听者，舒缓得如草地上潺潺而流的溪水。谈话时，我感觉他就像一个我所熟悉的山村长者，在与你述说田野的收成。或者，更像一位要好的朋友，与你一起细细品味往昔的一切，似乎平平淡淡的一切。

其实，他的往昔并不平淡。

他生活在砂劳越的拉让江畔，远距新马，当二十多

岁刚刚出版第一本诗集后不久，被认为南洋诗坛新星的这位年轻诗人，便因为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与妻子一起被捕，在监中度过十年的时间——一生中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便在那里面消磨。

谈到那些漫长的日子，他的语调依然平稳。入狱前的他我当然不认识，不过我相信，那时的他和现在的他，肯定有着显著区别。外表自不待言，内心深处对人生的体验，作为一个诗人对感情形态的把握，在他身上显然会有巨大的变化。少一些浪漫，多一些深沉，少一些热情的挥洒与高昂的讴歌，多一些人生体会和哲理，这便是我读了他的几本诗集后的印象。

他算不上多产，从五十年代开始写诗至今，共出版了五本诗集和两本文集，其中狱中那些年还是一个空白。但在马来西亚乃至南洋诸地的华文诗创作中，他的诗却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几乎他的每一本诗集问世，都能带来人们一阵欣喜。因为，他从没有让自己诗的感觉迟钝，他一直在做着诗歌形式的探索，从生活和人生体验中，从万事万物那里，他精心地构造他的诗。不能说没有败笔，但他愿意从每一首创作中，获取新的感悟，从而会有兴奋的诗句从心底流出。

他写诗时还是一位中学生，最初发表在新加坡的报纸上，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也是通过新加坡的友人的协助在香港出版的，那时他只有二十来岁，从没有和那里的诗人和编辑见过面。但是，他们喜欢他的诗，为一个年轻诗人在砂劳越出现而高兴。新加坡当时著名的作家、编辑杏影先生，是吴岸最初作品的编辑，也是

第一个发现他的价值的人。他慨然为这位陌生的年轻诗人作序。他说：“我相信吴岸先生的这本集子，是南洋诗坛上的一个收获。每一个时代都在等待着那时代的诗人的出现，拉让江畔已经有了诗人出现了。”

从此，“拉让江畔的诗人”就成了吴岸的桂冠。

同杏影这位对自己如此热诚如此厚爱的前辈，吴岸却无缘相识。《盾上的诗篇》刚刚出版，他就入狱了，高墙将他与世界、与诗、与朋友们隔绝。等他出狱后得知杏影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杏影先生已经作古九年了。

他又感到深深的悲哀，一种比狱中渴望自由而不得的痛苦更为深刻的痛苦。同我谈到这里时，他沉默了许久。我陪着他倚着西湖曲桥上的栏杆，凝望平静清澈的湖水，湖水映着岸边树影，一簇黑色。

我有吴岸的三本诗集，主要是七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在我看来，他很注意于凝炼中体现诗的韵味。他的诗大多都不长，句式也偏短，但却富于变化。现在他擅长的当然不再是年轻人感情的渲泄，而是刻意从中国古代诗词包括元曲那里吸取养料，许多诗中，感情的具像与自然的具像相交融，构成新的意境。

我喜欢这首《落叶》：

我独自

在你的墓前沉思

有人

轻拍我的肩膀

回头

不见人影

一片枯叶
跌落在地上
我举头
见墓边那株菩提树
长满了嫩叶

这是生者与死者的交流，自然会有生者的悲哀和伤感，但这些并不是主体，因为，在墓地，两个世界的不同生命，在作者看来，灵魂也是相通的。从而，他能够如此构思出洋溢着新清的短章。菩提树，嫩叶，让人感到生生死死无穷的意味。整首诗有了这样的心境，与景象的结合便现出一种透明，当然，也飘忽着淡淡的感伤，这就使之更有韵味。

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从深刻的历史感来说，我最喜爱、也认为最好的诗是他参观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所写的《信念》。评论他的诗歌的文章不算少，但似乎还没有人提到过这首短诗。

信 念
——观秦俑有感

他们焚我以
烈焰
坑我以沙石
而我不死
我等待

等待一万年后
重见天日

这一天终于到来
我听见掘井的铲声
我听见人语
我兴奋地挪动身体
而我的躯已折
骨已碎
蓦然
一抹强光
伴着人间的惊呼
照见我
残损的微笑

这是一首可以与许多诗歌杰作相媲美的诗。兵马俑一经出土，为许多诗人所讴歌，但我从没有见到像吴岸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感受来抒写。自己的人生坎坷经历，使他具有别一目光来审视兵马俑，从而将自己揉进了历史的沧桑。惟有如此，诗人才能找到独特的视角，冷冰冰的具像，方获得了活的生命。深沉的历史感，经作者采取的短促的节奏来表现，就使全诗震撼人心的力量，诗的美便由此产生。

"残损的微笑"多么感人的一瞥！沧桑几千年，思绪无限，尽在一瞬间。这是高度浓缩的历史，是凝炼的意境。许多与他有过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想必对之有

更深切的体味。我相信，佇立兵马俑面前构思这首诗，在那一瞬间诗人是在用他的全部生命写诗。回望历史时，他的微笑尽管残损，思想与情感却是丰富而完美的。

认识吴岸是在今年清明时节，在惠州西湖的一个诗会上。来自海内外的二十多位华文诗人，在细雨中与在这里留下足迹的苏东坡的诗魂交谈。他的夫人也与他同行来惠，她同他一样，也在狱中消磨了将近十年时光。青春磨损，微笑磨损，但两人的情感依然如旧。他们共同走完过去，再走向未来。

诗会结束的头一天晚上，也是清明节的第二天，西湖湖心的点翠岛上，挂满树枝的彩灯如水一般闪烁流动，几百名闻讯而来的诗歌爱好者，围着他们慕名已久的诗人。诗人们的诗歌朗诵晚会，就在如此幽雅的地方举行，与之相映便是西湖四周正在建设着的不眠的城市。

那一夜，我相信，惠州是一个诗的不夜城。

台湾诗人洛夫，朗诵起那首著名的《鞋底》。在台湾的一位老人，在与未婚妻分离四十年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她托人带来的一双布鞋。一针一线，是无言的诗，也是无尽的诗。这是诗人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他把它写成诗。他深沉的声音，厚实而平稳，深深打动人们的心。大陆诗人曾卓在无尽的绵绵细雨中，抚摸他的白发，却朗诵着三十年前身处逆境时写下的情诗：《有赠》。久别后重逢的刹那，淡淡的灯光，轻轻的握手，把全身心的爱都升华在面向未来的希望之中。他被公认为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当他以高亢的声调结束朗诵时，我看到一些诗人和观众，为他的诗而落泪。

吴岸也走到中央。他说他的祖辈便离开了潮汕地区，但他依然把这里看作他的根。他讲述一个又一个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关于惠州与潮汕人之间的笑话时，我才发现他同样有着幽默。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还不时挥动他的手臂，人们为他的风趣而大笑，而鼓掌。

但当他朗诵起他的《长安赋》时，触动人们心弦的仍是他的深沉：我曾是乐游原上的歌者／西出阳关的故人／趁月色／把酒拿来／在千年酒碗的缺口上／受我／深深一吻。

.....

我在树影下，从暗处看他。灯光照在他脸上，神情很投入。灯光下，还有漂亮的胡须。

细雨中，忽然一只鸟掠过灯光，从湖面飞来，又匆匆飞去。

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

——为威海《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而写

我诞生在世界第二大岛婆罗洲的热带丛林间，在一条称为砂劳越河的河畔上。十九世纪末我的祖父从中国南来时，那里还是个人烟稀少的村落，一九三七年我来到世间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一个小河镇了，镇的名字叫古晋(Kuching)，是马来族语，意思是猫。所以我的故乡也叫猫城。

镇上有一条马路，从河边渡头通往山区，叫大石路，因为在离镇上一哩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圆秃秃地盘踞在道路旁。人们说那是远古时候从天上掉下来冷却后的陨石。沿路有座苍翠的山岗，华人叫它做“公司山”，实际的名称是“粤海亭义山”，埋的尽是广东和海南籍先民的尸骨。我的祖父也埋在那里，已经倾裂的墓碑上，刻着立于宣统年间的模糊的字迹。

按华人风俗，这是猫镇最佳的“风水”地了。比邻也有一个好风水的山岗，殖民地洋人用来建造官邸和别墅，但华人却把最好的风水给了死去的祖先。

我诞生在河边父亲经营的杂货店内的楼上，那条街道叫甘蜜街。甘蜜是南洋的一种植物香料，古时候出口到中国，土人

也用以佐配槟榔来吃。我诞生的时候，那里还是甘蜜的主要市场。

街道的对面是菜市，用婆罗洲特产的盐木屋瓦盖的长形市场，遮住了我幼小的眼睛的视线，看不见屋子那一边的景色，只看见远远的天空上，有几只老鹰在盘旋翱翔。我问年长的姐姐，那是什么地方，姐姐说那是砂劳越河流流过的地方。

我就在甘蜜街长大，常常到河边看盘旋在空中的苍鹰如何俯冲到河面攫食鱼儿，幻想着能象苍鹰一样，展翅高飞，去追寻河水的源头和水流的去向。

但是上中学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机会离开这个小河镇。我和我的同学就象生活的小潭里的鱼一样。在毕业特刊里，我写下这样的赠言，“小潭里长不出大鱼，那只是谎话”。

我开始写诗了。

“我们在夜空寻找最亮的星/ 它们在笑，老对着我们微笑/ 四周尽是树林，绿绿青青/ 晴空却蓝得平凡/ 我们只想看看大海的广阔，那永生的蓝/ ”

我乘坐颠簸的小汽轮涉水而上，来到一个叫做石隆门的小镇。十九世纪，那里是广东嘉应州人开采金矿的小王国。一八五七年，正是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后的八年，那里爆发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矿工起义事件。在那里，我徘徊在朽折的旗杆和残破的庙社间，听村人诉说着遥远的英雄故事。

我又乘坐风帆，沿奔流而下，来到了浩瀚无垠的海洋，去拜访婆罗洲修长的海岸和红树丛林，遥看远在波涛外的激荡的

时代风雷。

这正是五十年代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的祖国，一个居住着包括伊班族、马来族、华族和其他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被称为北加里曼丹的富饶的土地，也发出了争取独立的呼声。在呼声中，我看到了我的美丽的祖国，看到了它的奔腾的河流和雄伟的高山。我问我自已，诗人，你又该如何？

“砂劳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 年轻的诗人，
请问/ 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 ”

我回答我自己：

“让人们在你的诗句中/ 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 听见它在
高山、平原和海洋/ 所发出的这种美妙的语言。/ ”

但是斗争陷入了低潮，多少朋友经不起生活考验，却学着北归的雁群，背弃故乡去寻找北方的温暖。站在海岛的岸上，我遥望南中国海，心情不禁像海洋一样激荡了：

“雄浑的海洋呵，南中国海/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 我们在这里落土，又
在这里生根/ 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 炎阳天下烤黑了
皮肤，但血仍然是血/ 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 你的北
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 试图攀登
赤道上白云缭绕的高山/ 直到望见你浩瀚的面影，高歌一曲吧
/ 我们想起了漂流在你洪涛里的祖先/ 还有我们未来的子孙/ ”

就这样，我得到了“拉让江畔的诗人”的美誉。是已故杏影先生——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伟大前辈在他为我的第一本诗集

《盾上的诗篇》所写的序中这样的激励我的。

拉让江是我的家乡砂劳越境内最长的河流，一百八十英里，由加里曼丹中部山脉南北分水岭直奔而下，泄入南中国海。我很荣幸，我因为拉让江而扬名，拉让江也因为我而为名传遐迩。拉让江和砂劳越的山山水水，从此是我的诗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但是不幸的，我却被远远隔离在人为的高墙之内。六十年代中，我因参加独立斗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十年的光阴，我最宝贵的青春。那时我是多么地想念我的山水啊：

“十年无音讯/ 万里江山/ 夜夜入梦来/ 梦回/ 灯残/ 墙高/ 门深锁/ 我不眠/ 夜亦不眠/ 听墙外风雨/ 有万马奔腾”
/

更多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祖国的山水之间了。

“又见马当山的秀美/ 听见山泉泄落涧谷的潺潺/ 又见到鲁巴河的浩瀚/ 远处有潮水似闷雷滚过天庭/ 拉让江依然澎湃/ 清澈的如楼河滩/ 流淌着浣衣妇和朝阳的倒影/ 最灿烂的依旧是丹絨罗班的晚霞/ 别时依依/ 留下彻夜轰鸣的潮声/ 我和佳人有约/ 约在青山/ 约在翠谷/ 约在江河湖海边/ 我要去/ 我要去/ 我伸手/ 触到的/ 依旧是厚而冰冷的墙……/ ”

七十年代末，我恢复了自由，返回社会，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经历使我对家乡的山水和植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仿佛了解了它们真实的性格：

“在凄风中/ 它不叹息/ 在苦雨里/ 它不哭泣/ 顶天立地/ 向蓝天开展绿羽/ 迎着狂风暴雨/ 它翩然起舞/ 根/ 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 默默地/ 把大地的眼泪/ 酿成琼浆玉液”；那

是我家门前那一丛丛的椰子树。

“无需人来栽培/ 更无需人来怜惜/ 在这荒野里/ 吐着一朵朵紫红色的花球/ 轻抚，它含羞/ 侵犯/ 它用荆棘自卫/ 别笑它在风暴中/ 只剩下残枝败叶/ 当雨霁天晴时/ 它又展开黛绿色的衣裳/ 吐出一朵朵紫色的花球/ 默默地/ 把这荒野点缀/ ”，那是家乡遍地可见的含羞草。

在婆罗洲岛上，还有一种树，高大无比，它是伊班族民间传说中传颂和歌咏的英雄形象，是我生平最爱的树，它的名字叫做达邦树。我这样地歌咏它：

“你是山顶上一棵高大的达邦/ 在拂晓时第一个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你那参天的绿叶/ 吮吸着宇宙的灵气/ 蜜蜂在你的怀抱里酿制百花的芬芳/ 你一身洁白/ 沐浴在晨曦里/ 象一个银色的巨人/ …/ 那一年/ 熊熊的野火把山坡烧成一片焦黑/ 只见你岿然不动/ 象一个古铜色的巨人/ …/ 半夜里我从梦中惊醒/ 耳边犹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美丽的达邦树/ 你已不见了踪影/ 你倒下了/ 消失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 …/ 每当夕阳西下/ 彩云片片的时候/ 我抬头远眺/ 仿佛又见到你/ 含笑地陶醉在晚霞中/ 象一个金色的巨人/ …”。

我又回到我日夜思念的拉让江，向奔赴一个朋友的约会：

“江水依旧滔滔/ 青山依旧郁郁/ 飞舟过处/ 溅起漫江水雾/ 看两岸景色分外迷蒙/ 走遍两岸/ 不见故人/ 只有绿水青山/ 犹记得当年故事/ ”

我又重见江上那勇敢生活在波涛里的朴实纯良的劳动人民：

“江水浩荡/ 波涛汹涌/ 是谁/ 驾一叶扁舟/ 飘向彼岸？

/ 浪落时/ 不见了踪影/ 久久/ 久久/ 啊呀呀/ 莫非那舟儿人
儿/ 都已在浪里葬身? / 待到浪起时/ 却只见/ 马来母女俩/
手把桨儿/ 笑吟吟/ 坐在浪峰上…/ ”

我又乘着摩托长舟，在拉让江的激流中畅游：

“舟/ 飞/ 在千山万壑间/ 在厉风疾雨里/ 逆万顷狂涛/
…/ 正要问/ 这雨中江山多美/ 浪里飞舟多娇/ 一个巨浪/ 兀
地劈空而下/ 仿佛要把船儿砸碎/ 惊回首/ 长舟已闯过乱石滩
头/ 伊班汉子竖起手指/ 粲然向我打一个V号/ 伊班姑娘回眸
/ 婉然展一个会心的微笑/ 轻舟飞上长河/ 溅起连天银沫/ 蜿蜒
艇/ 向烟雨苍茫处…/ ”

一九八一年，我陪我爱人回到她的诞生地诗里沫河畔的村庄，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是婆罗洲伊班族人的故乡。那村庄叫浮刹(Pusa)，巧极了，在当地的马来族语言中，浮刹的意思也是猫，也就是猫村了。我激动地歌吟了：

“你曾在我梦里倾流/ 诗里沫/ 悄悄为我带来/ 生命的破
晓/ …/ 我已回到梦乡/ 两岸红树/ 默默含笑/ 且让我/ 挽着
伊/ 涉向时光的上游/ ‘往事似浪花/ 在夕阳下辉煌…/ ”

向北行，我来到了又古老又年轻的汶莱王国，这曾统治婆罗洲的马来帝国，看它在喧嚣的世界上缓缓醒来，教堂的金顶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然后坐上飞也似的水上德士，去游览旷世稀有的水村：

“那舟子何其飘逸/ 一挥手/ 就将我射进这漩涡碧绿/ 却有
千家万户/ 忽地从海中升起/ 看水柱错立/ 檐台节比/ 烟尘
人语/ 绵亘多少里/ 水乡啊水乡/ 人称你是东方威尼斯/ 我却

见你若人海里的褐珊瑚/ 多少悲欢/ 多少荣辱/ 凝就你超凡的
奇姿……”

终于，我来到了位于北婆罗洲的哥打京那巴鲁山，这山也叫“中国寡妇山”，当地人也叫神山。相传远古时候，有个年轻的中国商人，来到了北婆罗洲，爱上一个美丽的卡达山族姑娘。他们结为夫妻。不久，年轻人随商船北上回乡，临别前对爱妻说，“等着我吧，我一定回来。”谁知这青年北归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渺无音讯。美丽的卡达山姑娘望穿秋水，每天都在海边盼望着丈夫归来，最后登上了神山的最高峰，眺望南中国海上南来的帆影，终于望成石头，一个美丽的女人，永远守望在这个拔海一万三千四百多英尺的东南亚最高的山峰上，这山，从此叫做中国寡妇山……

那是一个清晨，我来到拔海五千英尺的山城，在曙光中等待顶峰的显现。我仿佛是在攀赴一个迷人的神话，我如愿以赏了：

“啊啊/ 我看到峥嵘了/ 峥嵘是它缓缓苏醒于晨光中的巍巍前额/ 我看到晶莹了/ 晶莹是她恒古守望于峰顶的盈盈的泪珠/ 而我已寂然/ 寂然于万籁俱寂的天地中/ 同山石/ 同草木/ 一齐赞美/ 以无声的交响交响/ 它的丰采/ 它的光辉……/ ”

婆罗洲又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石器时代人类穴居，叫尼亚石洞(Niah Cave)，已经发掘五万年前人类的骨骸和遗物。我原知道婆罗洲岛内陆存有数不清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但是却有一个小小的瓷盘子，曾经叫我惊奇不已。它就出现在尼亚石洞口不远的一家野店里的破旧的木橱里。那夜，我到了野店，那小瓷